

丁玲一生四段情 有隐痛也有隐恨

丁玲是20世纪中国文坛最有才气的女作家之一,她早期追求个性人生,最终成为了一位革命作家。丁玲的内心世界非常丰富,她这一辈子有四段难忘的情感经历。

心中永远有胡也频的位置

1904年,丁玲生于湖南临澧县一个没落的封建望族家庭。丁玲四岁的时候,父亲病逝,母亲被迫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娘家。丁玲舅舅的儿子成了丁玲亲密的玩伴,于是外婆给他们订了娃娃亲。

“五四运动”爆发后,正在女子师范念书的丁玲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,自由和解放的精神深深融入了她的灵魂。丁玲有一个叫王剑虹的女友,她给了玲带来了上海的一些情况,丁玲决定放弃中学文凭与王剑虹一同奔赴上海。不久,18岁的丁玲就解除了婚约。

1924年,丁玲来到了北平,在一个社交场合结识了青年编辑胡也频。此时的丁玲正在为弟弟的去世和命运艰辛而痛苦,对比她还小一岁的胡也频毫不动心。当胡也频得知丁玲失弟之痛后,就用纸盒装满玫瑰,写下字条:“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。”

在北平,窘迫的丁玲写信给鲁迅,讲述了自己的境遇和困惑,但由于当时鲁迅正与人论战犹酣,误认为这是对方用化名在捣鬼,就没有复信。这时恰值王剑虹的父亲准备回湖南,就邀请丁玲一起回老家。

胡也频闻讯后,向朋友借钱追到湖南。他贫困潦倒,连人力车夫的钱也是丁玲母亲付的。但当他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丁玲面前时,丁玲被深深感动了,爱情之门豁然开启。

当她和胡也频回到北平以后,受到一些人的非议。丁玲一气之下,干脆于1925年秋和胡

也频在香山同居。除了一点微薄的稿费之外,他们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,生活过得很难,但是却充满了温暖。1928年年底,胡也频与丁玲同赴上海,经潘汉年介绍开始从事左联工作,两人同居于上海如今的安福路。他们与沈从文一起创办了红黑出版社,编辑出版文艺期刊《红黑》。但红黑出版社不久就倒闭了。为了还债,胡也频离开上海赴山东省立高中教书。在胡也频走的当晚,丁玲就给他写信,第二天又写。一个多月后,忍受不了相思煎熬的丁玲也来到了济南。

胡也频在济南的激烈言论和行动,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严重不满。1930年5月,国民党当局下令通缉胡也频等人。同年7月,胡也频和丁玲被迫离开济南,经青岛回到上海。1930年11月8日,丁玲生下一个男孩,取名胡小频(蒋祖林)。出院后他们已身无分文,但他们精神上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充实,也更乐观。当时,胡也频在外从事革命活动,丁玲在家照看婴儿。

然而有一天,胡也频突然被捕。几经辗转,沈从文从陈立夫那里得到了回答,如果胡也频不是共产党,愿意住在南京,可以想想办法。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要胡也频投降才能保住命。但是丁玲知道胡也频是不会投降的。1931年2月7日,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在上海龙华遇难。

不管1931年以后的丁玲生命中走人的是怎样的男子,至少在她的爱情世界中永远给胡也频留下了一个位置。丁玲也说,她最纪念的是胡也频。

冯雪峰是她“第一次爱的男人”

和丁玲相识时,冯雪峰正在北大自修日语。丁玲第一次见到冯雪峰的时候,感觉非常失望,她本来认为一个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很英俊潇洒的,而他看上去像是一个乡

下人。然而他们谈文学,谈时事,于是在与胡也频相爱的同时,丁玲又爱上了文学天才冯雪峰。但经过一番痛苦的抉择,丁玲最终选择了胡也频。

1985年,丁玲回忆说:“对我来说,情况非常复杂。虽然我深深地爱着另一个男人,但我同胡也频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,我们彼此都有很深的感情依恋,如果我离开他,他就会自杀,我决定,我不能同我所爱的这个人生活在一起,于是对他说,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,但我们的思想是分不开的。并说,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,不管他可能离得多远,这个事实决不会改变。我说,因此,我们的爱情必须是‘柏拉图式’的。这个决定使他非常痛苦。我最后不得不拒绝继续看到他,并完全断绝了这种关系。”

最终,冯雪峰离开了杭州,但丁玲心中并没有熄灭她对冯雪峰的热恋,在后来和胡也频一起参加左联活动后,她又与冯雪峰重逢。当胡也频遇害后,冯雪峰来安慰丁玲,爱情重新燃起。但是当时,冯雪峰已经结婚,他只能理智地对这份感情做冷处理。

对于自己和冯雪峰的感情,丁玲也从未掩饰过。1937年在与斯诺夫人的谈话中,她坦率地说:“我有了一次伟大的罗曼史:我从未同胡也频结婚,虽然我们住在一起,一个朋友的朋友开始来到我们家,他也是一个诗人。他长得很丑,甚至比胡也频还穷。他是一个笨拙的农村型的人,但在我们的许多朋友当中,我认为这个人在文学方面特别有才能。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。在我的整个一生中,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的男人……”

在延安时,曾有人问丁玲:最怀念的人是谁?丁玲说:“我最纪念的是也频,而最怀念的是雪峰。”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,丁玲与冯雪峰一起被打

成“右派”,经历了人生的逆境。冯雪峰逝世之后,丁玲在回忆录中,仍然表达出她对冯雪峰的真诚情感。

1986年的农历大年初一,距丁玲逝世只剩下二十多天。清晨,丁玲在病榻上迎来她的最后一个春节。丁玲听着街上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,感叹地说了一句:“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。”

与冯达的婚姻让她后悔

胡也频牺牲以后,史沫特莱采访丁玲,需要一个翻译,这个翻译就是26岁的冯达。冯达常去看望丁玲,有时陪丁玲出去走走,看朋友、买东西,陪伴身心疲惫的丁玲度过难熬的日子。1931年11月,他们同居了,并一起度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。

丁玲后来这样回忆冯达:“这是一个陌生人,我一点也不了解他,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。他没有热,也没有光,也不能吸引我,但他不吓唬我,不惊动我……他不爱多说话,也不恭维人……没有傲气,也不自卑。他常常来看我,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新闻给我听。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,听到时觉得新鲜……我没有感到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,他不妨碍我,看见我在写文章,他就走了。我肚子饿了,他就买一些菜、面包来,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。慢慢生活下来,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。后来,他就搬到我后楼亭子间。”

不久,冯达调至中共江苏省委并负责《真话报》工作。丁玲也接受组织安排,参加《北斗》编辑工作。1933年5月14日,冯达出门时告诉丁玲:“12点钟要是我不回来你就赶紧离开。”当天中午11点半,丁玲从外面回到家,冯达未归。她正要整理东西离家时,当时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、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《真话报》总

编辑潘梓年来了。丁玲后来回忆说,“突然听到楼梯上响着杂乱的步履声,三个陌生人同时挤了进来。”过了一会儿,冯达回来了。“他一看见我和潘梓年,猛地一惊,然后就低下头。我心里想,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?”

在监狱中,冯达含着眼泪向丁玲赌咒发誓,说他没有出卖丁玲,丁玲相信了他。性格刚烈的丁玲准备以死来抗争,请求冯达帮助她自杀。她把头颈伸进绳套,一脚踢翻了凳子,冯达实在看不下去,把已经失去知觉的她救了下来。在狱中,丁玲怀孕了,并于1934年9月生下了一个女婴(蒋祖慧)。此后,她决然地离开冯达,从此再未见面。

陈明最终成为她的人生伴侣

丁玲情感最后的寄托人是陈明。延安文艺界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时,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,其中一个节目就是根据高尔基的小说《母亲》改编的一个话剧。陈明在剧中是男一号。他英俊的扮相、娴熟的表演和抑扬顿挫的歌声就是根据高尔基的小说《母亲》改编的一个话剧。陈明在剧中是男一号。他英俊的扮相、娴熟的表演和抑扬顿挫的歌声

就是根据高尔基的小说《母亲》改编的一个话剧。陈明在剧中是男一号。他英俊的扮相、娴熟的表演和抑扬顿挫的歌声……我没有感到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,他不妨碍我,看见我在写文章,他就走了。我肚子饿了,他就买一些菜、面包来,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。慢慢生活下来,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。后来,他就搬到我后楼亭子间。”

不久,冯达调至中共江苏省委并负责《真话报》工作。丁玲也接受组织安排,参加《北斗》编辑工作。1933年5月14日,冯达出门时告诉丁玲:“12点钟要是我不回来你就赶紧离开。”当天中午11点半,丁玲从外面回到家,冯达未归。她正要整理东西离家时,当时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、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《真话报》总

编辑潘梓年来了。丁玲后来回忆说,“突然听到楼梯上响着杂乱的步履声,三个陌生人同时挤了进来。”过了一会儿,冯达回来了。“他一看见我和潘梓年,猛地一惊,然后就低下头。我心里想,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?”

在监狱中,冯达含着眼泪向丁玲赌咒发誓,说他没有出卖丁玲,丁玲相信了他。性格刚烈的丁玲准备以死来抗争,请求冯达帮助她自杀。她把头颈伸进绳套,一脚踢翻了凳子,冯达实在看不下去,把已经失去知觉的她救了下来。在狱中,丁玲怀孕了,并于1934年9月生下了一个女婴(蒋祖慧)。此后,她决然地离开冯达,从此再未见面。

陈明最终成为她的人生伴侣

丁玲情感最后的寄托人是陈明。延安文艺界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时,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,其中一个节目就是根据高尔基的小说《母亲》改编的一个话剧。陈明在剧中是男一号。他英俊的扮相、娴熟的表演和抑扬顿挫的歌声

就是根据高尔基的小说《母亲》改编的一个话剧。陈明在剧中是男一号。他英俊的扮相、娴熟的表演和抑扬顿挫的歌声……我没有感到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,他不妨碍我,看见我在写文章,他就走了。我肚子饿了,他就买一些菜、面包来,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。慢慢生活下来,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。后来,他就搬到我后楼亭子间。”

不久,冯达调至中共江苏省委并负责《真话报》工作。丁玲也接受组织安排,参加《北斗》编辑工作。1933年5月14日,冯达出门时告诉丁玲:“12点钟要是我不回来你就赶紧离开。”当天中午11点半,丁玲从外面回到家,冯达未归。她正要整理东西离家时,当时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、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《真话报》总

编辑潘梓年来了。丁玲后来回忆说,“突然听到楼梯上响着杂乱的步履声,三个陌生人同时挤了进来。”过了一会儿,冯达回来了。“他一看见我和潘梓年,猛地一惊,然后就低下头。我心里想,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?”

河南小伙组建应急队“血助奥运”

2008年奥运会举办在即,北京将迎来上百万人次的外国游客,在这些游客中不乏稀有血型者,RH阴性血型正是北京血库储量中非常稀缺的一种。日前,北京奥组委对全国稀有血型者发出倡议,希望他们能尽快投入到储备稀有血量的活动中来。其实,洛阳有一位小伙早在几年前就提出了为奥运储血的倡议,他不仅身先士卒,而且还率先成立了献血应急队……

普通人的不平凡之处

现年27岁的陈崇年是河南洛阳一家企业的普通员工,他本来以为自己的一切都很普通,平凡的长相,平凡的工作,因此准备就这样普普通通过一生,谁料19岁时的一次意外手术改变了这一切……

1999年,陈崇年突患阑尾炎,手术之前,医生说他是稀有的RH阴性血型,医院根本没有此血型,最后经过多方查找,才找到了输血人,陈崇年算是捡了一条命。

康复后,陈崇年便开始留意关于RH阴性血型的消息。原来,洛阳当时还没有组建稀有血型的应急队,如果遇到紧急情况,只能靠有限的渠道寻找血源,这对患者来说是非常危险的。这些收集来的新闻冲

击着陈崇年那颗有着强烈责任感的心,他一直在想:能不能组建一支应急队呢?在这些特殊人群出现危难的时候,其他人能否挺身而出?

由于陈崇年并没有这方面的知识,他期望能从报纸电视上获得。但是当地媒体关于RH阴性血型的报道少之又少,根本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。于是,陈崇年一有时间就去图书馆和书摊上逛,每月的交通费和买书报的费用就要300元,他的异常行为遭到家人的训斥。

那时,陈崇年家里并没有电脑,也不知道什么叫因特网。一天,他听说因特网可以把天南海北的人联系在一起时,就毫不犹豫地花了全部积蓄6100元钱买回一台电脑。在2000年,普通家庭买电脑还是件稀罕事,父母看着这个不找对象反而整日钻牛角尖的儿子,非常生气,他们根本听不懂陈崇年有关组建稀有血型应急队的想法,于是这个一肚子心思的小伙子索性关起门来不再与父母费口舌。

通过上网搜索资料,陈崇年了解到RH阴性血型在中国人中占的比例很少,只占0.3%,而在欧美白种人中占15%。于是,陈崇年就在新浪、搜狐等网站的BBS上留言:“我是一个拥有RH阴性血型的河南小伙,在我得知自己的特殊身体状况后,非常想寻找和我一样的‘同胞’……”

热心小伙成立应急队

截至2000年6月,陈崇年已经找到了16位“同胞”。这些人中有干部,有工人,也有不识字的老农,他们经常聚会。每次聚会,陈崇年都会让大家讲讲自己的经历和身边的故事,谁又发现新“同胞”了……大家争先恐后地讲着,有心的陈崇年就把这一个个故事记录下来,他一直计划想办个稀有血型的手抄报,在“同胞”中流传。

靳欣戎是一位即将做爸爸的“同胞”,据他说自己的老婆是正常血型,结婚后已经流产两次,现在又怀孕两个月了,他特别想让这个孩子顺利地生下来。“同胞”们都清楚,如果RH阴性血型与正常血型结合,孩子早产、死胎的几率非常大,但也有能够顺利出生且健康的孩子。靳欣戎的遭遇牵动着其他人的心,他们中有人打听到深圳一家妇产医院对治疗溶血儿、保胎、接生非常有经验,就推荐他去了。结果7个月,靳欣戎顺利地当上了爸爸。

2001年春节前夕,“同胞”小王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,新疆一对RH阴性血型夫妇即将为人父母,可是在临产入院时却遭到了尴尬,由于医院没有该血型储备,院方让其先找来储备血再办理入院剖宫手术。那对夫妇很着急,四处求救。当陈崇年得知这个消息后,第一时间通知了16位“同

胞”,“咱们应该帮帮他们!”“对!”于是,春节期间陈崇年一直往新疆打长途电话。最后那对夫妇在当地人的帮助下渡过了难关,但他们仍然很感激陈崇年的关注。

2001年起,当地政府开始有意识地筛选特殊血型者,陈崇年的“同胞”队伍开始扩大,到年底已经有30个人。在陈崇年的倡议下,这些人每年都参加义务献血,以扩充RH阴性血型的储备量。这时,陈崇年一直希冀的稀有血型应急队基本算成立了,他们的个人资料、电话住址不仅在当地采血办有登记,在陈崇年的本子上也有登记,甚至他的内容更加详细。他很自然地就成了应急队的头,在许多情况下负责第一时间召集人。

2001年6月的一天,一家医院收治了一位RH阴性AB血型、并急需输血的病人。一番周折后,医院找到了陈崇年。正在上班的陈崇年火速联系了一位自己的“同胞”,谁料那人在外地出差,最快也要第二天才能赶到。可是当晚,那人风尘仆仆地就出现在医院里,原来他打听到有一班夜里的飞机,自费购买机票就赶来了,他的行为让身旁的医生护士分外感动。

北京申奥成功了,这个消息也让应急队沸腾起来。“奥运会期间肯定会来许多外国游客,资料上说这种特殊血型在白种人中占的比例非常大,我们是不是应该为奥运会做点什

么?”“对,为奥运储血。”身边的“同胞”异口同声地说。但是那时他们的愿望只停留在想法上,并不知道该具体做什么。陈崇年想,应该先让每个人都保护好自己,不能因为突然染上什么传染病而退出队伍;其次要大量增加一些常识,比如说献血后后多做什么运动可以快速恢复体力等。陈崇年从申奥成功那刻起就开始办自己的手抄报,他认真地把收集来的一点一滴的信息、注意事项都抄写下来,复印后再发给大家。

他的这些行为在“同胞”中产生了较好的口碑,但却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:“你已经老大不小了,什么时候才找对象啊!”父母的苦口婆心也让陈崇年生出了些许烦恼,他深知血型不符对后代产生的严重后果,找到恋人又谈何容易?

“我以我血助奥运”

2003年,陈崇年通过网络结识了陕西、山东、四川等地的RH阴性血型献血队成员,并利用自己的年假前往各地交流经验。此外,他还利用休息时间跑遍了洛阳周围的县城和农村医院,他把自己“同胞”的资料免费发给医生,这样在那些通讯不发达的地方,这些小医院也有自己的一套应急储备资料。陈崇年做这些事都是自愿的,也是义务的,至今他还贴进去近万元的化验费和交通费,可是他从不声张。付出肯定就有回报。2004年12月,附近郊

县一医院就按照陈崇年提供的资料,成功找到了一位救助人,并使患者平安脱险。

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,陈崇年越来越感觉到自己身上使命的重要,特别是他听说西北有一位RH阴性血型男士,因不注意就餐卫生被检查出乙肝、被迫退出义务应急队的消息后,更加意识到宣传的重要性。他希望“同胞”们每年自觉验一次血,对自己对他人负责。

2007年11月,当北京血液中心发现稀有血量存储量较低,并同奥组委一起倡议志愿者踊跃献血时,陈崇年的心再次激动地撞击起来:“我们等了那么久,终于等到了这一刻。”

洛阳被北京血液中心列为河南省第一个参与此项活动的城市,并且鼓励大家踊跃报名。陈崇年和他的同胞们冲在了前面,并在承诺书上签字:“我自愿加入2008年北京奥运会稀有血型献血者应急队伍,一旦需要,立即响应号召参加献血……”

直到此时,陈崇年仍默默无闻地在那家工厂上班,他仍然没有结婚成家,他不希望别人评说他为另类,他愿意过一个正常人的普通生活,“我本来就很简单,做的也是普通的事。奥运会是中国世纪百年中最壮观的事,我们应急队肯定会一马当先,为所有需要的人群服务……”(未经转载,谢绝转载、上网) 都督